

世家·鹿顶山

年年有鱼

| 张曙峰 文 |

临近过年，工会发了一条甘露青鱼。晚饭后，趁着夜色未深，送去父母家。父亲还没睡，母亲去舅舅家唠嗑回来，我照着灯，父亲在门口把鱼杀好，去净内脏，切成段，背上剖开，逐个套上保鲜袋，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搭点盐，或拌点糟，红烧清蒸氽汤都行。鱼头洗净，明天煮汤。

无锡人有个习俗，过年家里总得备条鱼，寓意“年年有余（鱼）”。小时候，每到过年，村里除了年终结算，给家家户户算工分发工钱，就是组织劳力干塘。那时候，村委都有几个鱼塘，也算集体资产，平时养些鱼，年底就有了大家的福利。我常常跟着大人去看干塘捉鱼。

干塘，意味着过年，说起来简单，其实过程挺漫长。大人们架起水泵，接上腰杆粗的黑铁水管，吭哧吭哧往外打水。那一池的水，一点点被抽走，常常要架两三台水泵。小时候的冬天真是冷，西北风呼呼地如刀刮脸，穿了棉衣棉裤棉鞋，戴了雷锋帽，裹起来还总觉得暖和。站在池塘边冻得直哆嗦，就和小伙伴来蹦蹦跳：石头剪子布。河水欢快地从铁管里喷出，池塘的水面悄无声息地下降。有的鱼塘大，一天都抽不完。大人们舍不得孩子冻得

脸像苹果红，总是催促小孩子们回家，到时候再来看。

好不容易等水抽得浅了，就看见大大小小的鱼蹦来跳去。原本广阔的生存空间被压缩了，谁都会急促恐慌。大人们孩子们的心情，也同时兴奋起来。池塘水底的淤泥一点点裸露出来，还剩半截腰的水时，大人们开始换上连体皮裤，直接下水里捉鱼。那些心有不甘的鱼儿，不停地在水面跳跃，很是热闹。水更浅了，鱼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用竹竿网兜直接就能捞起来。有些人则穿上长筒雨靴，踩在淤泥里，专门寻找捕捉那些喜欢扎猛子、钻河泥的黑鱼。黑鱼性格爆狠，还有天然保护色，要是混在泥里一动不动，有时难以分辨。

没有了水，鱼也失去自由，乖乖就擒。那一刻，脑海里浮现的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正所谓，离开了自己的舞台，便什么都不是。没有了一定的环境，英雄也无用武之地。小孩子们在岸边也不停歇，欢天喜地地做帮手，抬着塑料桶装鱼，再由大人们挑回去。根据干塘总收成，村干部就研究分配，按每家每户多少分量，大鱼小鱼搭配好，编好号码，一堆一堆摊在仓库的水泥地上。老老少少都来围观，

情趣·健康桥

土家人的无锡年

| 姚金娟 文 |

十年前，为了求学，我独自来到了陌生的无锡；四年前，为了工作，我又选择留在了熟悉的无锡。身在异乡，对年的盼望会愈加浓烈。年是中国的年，但四海之内，年各有味。走了那么远，我怀念的还是家乡的年，对异乡人来说，回故乡过年是一种朝圣般的使命。

我的家乡，一个地处湘西北的十八线县城，1400年都保留着自己的名字“石门”。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其中土家族占全县人口的50.9%。因此，每当年关将近，热闹非凡的别致“土家年”会成为主打。

土家族的年味，从腊月廿四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为过年做准备，土家人会把自家养了一年的猪在农历年前杀掉，叫“杀年猪”。杀年猪当天，邀请亲朋好友到家中吃“热肉”，叫“吃杀猪饭”。在土家族寨，还保留着腊月三十夜晚全寨男青年挨家挨户吃退老爷酒的传统习俗。土家族的“团年”也与其他民族不同，讲究“过赶年”。大年三十凌晨吃早饭称为“团年”，一方面比谁家鞭炮放得早，另一方面防止吃团圆饭时被打扰。在土家族风俗中，团圆不被打扰寓意着来年顺顺利利，天亮前团圆更象征来年日子越来越明亮。正因为“过赶年”的习俗，身为土家族人的我，由于从小爱睡懒觉而从未见过家中大人热热闹闹准备团圆饭菜的场景，总是等到佳肴上桌才姗姗来迟。现在想来，

年少不更事错过了许多其乐融融。对我来说，最“残忍”的是团圆佳肴上桌并不能开席，小时候因为提前偷吃或落座，没少被骂。在开餐前，我们还需举行隆重的“叫饭”仪式，家中长辈盛好米饭，斟好白酒后，会象征性地给碗中拈一点菜，在地上倒一些白酒，再呼唤逝去的亲人回家过年，这便是土家族人不忘祖的传承。到了大年初一，土家族人开始拜年，“初一拜家神，初二拜丈人”，拜年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还会举行摆农门阵、舞龙舞狮、玩长牌等传统娱乐活动。

新春佳节又在迎面赶来的路上，但今年的年注定有点“不一样”。新婚第一年的我，本计划和老公前往湖南过年，但面对疫情的反弹，我们决定响应“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年”的号召，就留在无锡的新家过新年，坚决不给祖国添麻烦。那今年的无锡年如何过？当然少不了安排无锡美食。毕竟“傣侬”无锡人，对吃是非常讲究的。八宝饭、桂花糯米藕、酿面筋、熏鱼、糖醋排骨、腌笃鲜等，各个菜品色泽诱人，实属过年必备。我虽是“嗜辣如命”的湖南人，但也抵挡不了这甜香鲜美的无锡菜。

过年“光吃不动胖三斤”，健康的运动项目不可少。无锡有大年初一登高祈福的习俗，我们家门口的雪浪山就是一个好去处，爬山登高好不自在，还能祈求新的一年里步

每家派代表抓阄抽签。有一回，父母亲委派我抽，居然抽中一条最大的青鱼，足足十几斤，尽管搭配的鱼都小了点，但是中签的喜悦，依然持续好久。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点点收获，都有满满的幸福感，虽然简单却不乏快乐。

父亲爱吃青鱼，鱼肉鲜美，而且刺少，尤其年纪大上去，父母亲荤菜吃得少，猪肉很少吃，鱼是好东西，可以多吃些。一条鳊鱼红烧，也能吃两顿。父亲有点便秘，母亲说饭菜注意荤素搭配，粗细结合。有一回请教中医，告诉我可以按摩两食指尖的商阳穴，属于手阳明大肠经，有利于肠胃蠕动。试试果然有效，便告知父亲做。母亲说，他老是忘记，要经常提醒。少年夫妻老来伴，相濡以沫五十年，彼此和睦照顾，就是最好的补药。

晶晶看见我回家，总是摇头摆尾来迎接，绕在脚下讨欢喜。这条奥运年进家门的哈巴狗，已经步入老年，右眼白内障，几近失明。父亲每天给它滴眼药水，可以缓解舒适一些。常伴身边的生命，久了就有感情，谁都会恋恋相惜。很多时候，动物比人忠诚。人有思想，却易多变。

明月当空，林间寒风，终有家人温暖，依依不舍。

步高。作为当代年轻人，节假日必打卡网红景点，无锡的拈花湾、梅园、小娄巷等举办的灯会，我垂涎已久，十分期待与无锡夜空中“最亮的星们”合照，便可在朋友圈来个摄影展。

今年，我的无锡年虽少了家乡味，但年味不减。平时忙碌的生活与工作，让我忽视了无锡的江南美景，忽略了无锡的江南韵味，对于这个“第二故乡”，的确有些后知后觉。借着这次就地过年的机会，相信作为无锡新市民的我，定会在“新故乡”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归属感。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们，让我们共享一轮月光，遥祝一声安好，一起期待战胜疫情的那春暖花开之时吧！



福到

插图 戎锋

忆旧·古运河

在船上过年

| 徐森宝 文 |

1972年的春节，我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船上度过的。

18岁那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江南航运公司一个货运船队上工作。船队由一条120马力拖轮和12条60吨级木驳船组成。常年航运在苏北、安徽、山东、浙江等地；经常10天、半月才往返无锡一次。每条驳船上定员4人，3人在船上工作，1人轮休。临近过年，母亲一再叮嘱我要回家过年，毕竟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

当我支支吾吾向“船老大”说明母亲的期盼时，“船老大”竟一口答应，说船队返回无锡后，让我回家过年。腊月廿六，船队停靠无锡了，我高高兴兴整理床铺、衣物，满心欢喜准备回家过年。

可那天傍晚，正当我们一家人围坐一桌有说有笑吃晚饭时，“船老大”突然光临。他有些窘态地说，有位船员接到电报，其亲病危，现已离船回家。船队又有一批货必须送往苏北，因此船队长叫他上门“请”我上船。我毕竟才十八九岁，听后连连摇头不同意，心里想哪有说好的事情又变卦呢？可父母却站在“船老大”一边，劝我上船；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却还是跟着“船老大”上了船。

船队起航后，船队长特意找我“打招呼”，还说了不少表扬我的话，我的一肚子“火气”渐渐有些平息。

那次船队的航程是苏北淮安，大年三十下午4时左右，船队早早停靠途中一个小乡镇的河边，“船老大”们把预先准备好的鸡鸭鱼肉蔬菜一一拿出并亲自掌勺，不久每条船上均飘出一阵阵扑鼻的香味。傍晚时分，每条驳船的“梢棚”顶上都点起了一盏大“马灯”，远远望去“一条龙灯光”，犹如一道靓丽的河上风景。

吃年夜饭前，船队长到每条船上分发了一瓶洋河大曲、两瓶加饭酒、两包大前门香烟并说了一套新年祝贺辞。过年图个热闹，有人提议：每两条船并在一起6个人一桌，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你端菜我拿酒，12条船组成6个临时“家庭”，大家你敬我酒，我敬你烟，气氛既温馨又热闹。

船舱外寒风刺骨，船舱内暖意融融。酒温了一次又一次，菜热了一回又一回。大家天南海北，边喝边侃。我酒量不大，渐渐地我感到有些头重脚轻，说话舌头有些“大了”。“船老大”见状就把我扶到床上还帮我倒好洗脚水，我胡乱洗了洗脚，倒头便睡。

“嘟叭！”“嘟叭！”“噼里啪啦！”朦朦胧胧中，一阵爆竹声将我惊醒。“船老大”见我醒来微笑着对我说：“小徐，新年好！”我连连说：“船老大，新年好！”“快起来吧，船队就要起航了。”正说着“嘟”一声长鸣，拖轮拉响了起航的汽笛。

我迅速穿衣起床，刚洗漱完毕，船老大就变戏法似的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年糕团子”说“趁热吃了，图个吉利。”接过“年糕团子”，一股暖流直涌心头。

岁月悠悠，许多年过去了；每逢大年三十，一家人聚在一起亲亲热热吃年夜饭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在船上过年的情景……